

哀慟的人是有福的

王念祖

好友敏英，在臉書上放了兩張十多年前的老照片，寫著 "Diana won me a mother makeup contest on 1996 mother's day." 看著照片，往事突然湧上心頭。其實當時我就在台下，這照片可能就是我照的。

十多年前的一个週末，我開了三百英哩的路程，要再次到休士頓去探望敏英，給她一個驚喜。到了她家，才得到另一個消息，而匆忙轉往休士頓商場的時裝及化妝秀場。我們趕到時，播音員正要開始朗讀得獎的作品。這是一家服飾公司為慶祝母親節所舉辦的「兒童徵文比賽」活動。題目是「為什麼我的母親該當有一個特別的妝扮」。得獎孩子的母親，將由該公司贈送免費的專業美容化妝，並由公司提供服裝作展示。

「我得了癌症，媽媽每天照顧我，但是沒有人照顧媽媽，…」容光煥發的敏英，在播音員的朗讀聲與觀眾的鼓掌聲中，第一個走上了伸展臺。我慌忙地舉起相機，分不清自己是為了搶鏡頭還是為遮掩淚水。臺下，太太正在跟敏英的公、婆——王伯伯及王媽媽話家常。女兒則高興地推着坐在輪椅上，她久別的小朋友——天心。這本是值得朋友們為敏英一家慶祝的一天——經過將近一年的漫長煎熬，醫生終於在前一天宣布：換了人工腿骨的天心在化學治療後，骨癌細胞完全消滅了。當王伯伯悄聲地對我們說：「真難為了我這媳婦。」時，敏英正在臺上作了一個漂亮的轉身。

腦海中浮起了兩年前，敏英全家因為先生王正工作的調動，必須遷居大陸，達拉斯堂區七十多位教友，歡送他們的溫馨場面。但是一年後，她就因為女兒天心診斷得了骨癌，隻身帶著天心返美，到休士頓的癌症中心治療。得知這個消息後，我女兒就天天吵着要從學校請假去探望她們。終於挨到第一個週末，在開車前往休士頓的途中，我心中一直打量著待會兒該要如何措詞安慰她們。平日嬉笑怒罵慣了的我，面對傷感的場面卻總木訥地不知如何是好。公寓門開處，一年未見的敏英雖然紅着眼眶，卻仍露出一如往日般堅定爽朗的笑容。沒有我預想的傷感場面，敏英只是平靜地講述治療的計劃。她說：「太多醫生的 appointments 了，我現在最需要的就是一本日曆來記事！」環視着客廳內堆放著的一些尚未解開的行囊，我注意到餐桌邊的牆上，用圖釘釘著的一張書籤，上面印著耶穌的聖像。畢竟，我沒有說出任何慰藉的話。

往後的數月，每次再去看他們時，目睹天心的療程總教人揪心。手術後留下了長長的疤痕與難忍的疼痛；脆弱的腿骨迫使她必需依賴輪椅拐杖；綴花的布帽取代了原是滿頭烏亮的秀髮；吊掛點滴的鐵架成了她形影不離的伴侶；胃管成了她三餐的來源；活動範圍更被侷限在公寓與醫院之間，以免被感染。生病中的孩子，本免不了偶爾會鬧鬧情緒、不肯吃飯、抗拒吃藥、等等。企求一個才十一歲的孩子去平靜的忍受頭髮脫落、行動不便、化療劇痛、手術復健、隔離的孤寂、等等苦楚，更是緣木求魚。孩子的情緒有時也就不免一股腦兒地全都發洩在最臨近的親人身上。但每次見到的敏英，仍是那樣的堅強與樂觀，對孩子總是那樣的溫柔、細膩與耐心。有時敏英會玩笑的說：「天心最壞了！就會欺負媽媽。」孩

子則害羞地鑽到媽媽的懷中撒嬌。摟着孩子，她說：「我真的很感謝這樣的機會，讓我跟孩子更加的親密。孩子也成熟懂事得多了。」當她敘述前夜天心因為難忍的頭痛，憤而用頭撞牆，翌晨連忙為吵到奶奶的睡眠而道歉時，我在一個母親的眼中看到無限的包容與疼惜。就是這樣只有感謝，沒有怨尤；只有慈愛，沒有自憐；只有疼惜，沒有煩躁；只有包容，沒有抗拒；她平靜地背負起這沉重的十字架，默默前行。

踩着愉悅的步伐，懷着美好的希望，敏英走下了伸展臺。當我們趨前向她致上虔誠的祝福時，因為不曾預期我們的到來，她的臉上露出了燦爛的驚喜。但這樣一個美麗的畫面，在一個星期後再見時，竟換作了一個傷痛欲絕、淚流滿面的母親。那天，當神父帶領著我們圍成一圈，心手相連的祈禱時，除了陪着她流淚外，我仍是不知要如何去說一句慰藉的話。

新的一年開始，敏英全家又回到了堂區。敏英更擔負起了堂區「關懷組長」的重責。從帶領每月到「仁愛修女會」的義工服務，到不定期的老人院探訪；從聖母軍的工作，到主日新朋友的接待；她總是欣喜忙碌着。每個週日的中文彌撒時間，見到她細心的照看着一群幼兒，為使孩子們的父母得以專心參與聖祭，我彷彿又看到在那小公寓裡，一個慈愛的母親擁抱着瘦弱病痛的女兒。「以前我對信仰只是不文不火的。從天心生病到去世的這一段時間，才讓我真正體會到天主的愛。」敏英這樣說。原來，徹骨的傷痛沒有擊垮一位堅強的母親，反倒淬煉了一顆更寬廣的愛心。而我也懂得了「哀慟的人是有福的，因為他們要受安慰」。

後記：這篇文章寫好後，因為「怕痛」，一直沒有公開發表。十五年過去了，看到已經退休的王正與頭髮已經花白的敏英，依然活躍在堂區的各項事工，我知道他們在喪女的傷痛中，得到了天主賜與他們滿滿的恩寵與安慰。謹以此篇舊文祝福敏英，母親節快樂。
(達拉斯)

—給敏英—